

青海民族学院学术系列丛书之二

撒拉族

韩建业 著

语言文化 论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民族学院院长基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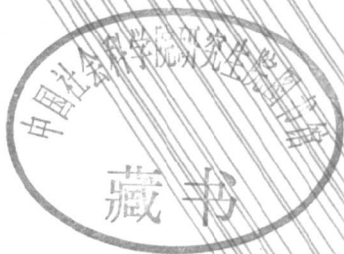
撒拉族

韩建业 著

语言文化论

H232
H088

40234/05



20027822

撒拉族语言文化论

韩建业 著

-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0971） 6143516 6123221
- 印刷：青海西宁印刷厂
- 经销：新华书店
-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 印张：13.125
- 字数：26万
-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 印数：1-1 000
- 书号：ISBN 7-225-02487-6/G·1051
- 定价：18.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走进民族心灵之路

——读韩建业教授新作《撒拉族语言·文化论》有感（代序）

自1983年以来，我和韩建业同志在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的研究工作。由于事业和志向的一致，我们不仅在个人关系上亲如兄弟，而且在事业上，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即把学习和研究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当作我们终身奋斗的事业，并以此作为我们为推进民族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服务的具体实践和努力的目标。尽管他以研究撒拉族语言和文化作为主要任务，而我以蒙古语言和蒙古族文化的研究为己任，但是，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研究中，经常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常在一起切磋、讨论，往往会取得一致的认识。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无不和语言“纠缠”在一起。在撒拉族语言、文化里出现的问题或现象，在蒙古族语言和文化里也可能有相近或相似的情况，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因为，不管是撒拉族，还是蒙古族，都会把自己对外界物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以及在从事改造物质世界（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时的体验、感受和经历等都会贮存在自己的民族语言之中，任何一种民族语言

都是蕴涵着人的全部精神创造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镜像”。因此，语言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于语言内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而且也是认识和体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重要途径和窗口。本书的命名，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旨和本书深邃的思想内涵。它旨在说明语言是人类进入于物质世界的根本通道，语言的使用体现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作为人类活动成果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承担着符号的功能。只要我们循着撒拉族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及其所承载的一系列文化知识这条道路去觅索，就可以对撒拉族的历史及其精神世界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进而更加亲近她、热爱她，为她们的振兴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会把撒拉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继承和弘扬光大，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发展和现代化增添新的营养和光彩。

解放前，一些外国的“专家”、“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首先看准的是民族语言，出自文化侵略和某种政治目的，进行他们的“语言研究”，甚至有的还为一些民族语言创制了记音符号，窃取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成为他们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分裂的重要手段。解放后，党和政府坚持马列主义民族观和民族理论，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十分重视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政策和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各民

族的专家、学者。韩建业教授就是建国后党培养的第一批撒拉族的民族语言学家。他在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研究领域，孜孜探索，辛勤笔耕近半个世纪，为撒拉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和建设作出了丰硕的贡献。

《撒拉族语言·文化论》是建国以来，继1986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5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撒拉语简志》（林莲云编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研究撒拉语的著作。但是，它不仅仅是对于撒拉族语言内部结构规律的研究，而是在揭示其内部结构规律的同时，又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从文化符号功能的角度，对其所负载的风俗文化、民间文学等深邃而广泛的文化内涵进行综合研究和系统的论述。作为韩建业同志的同事和挚友，当我接过他的这部书稿拜读的时候，不禁欣喜万分。这是一本结构规范、缜密、完整，内容充分、翔实，科学合理的好书，它既有对撒拉族语言内部结构规律的分析、论述，又有对其种种文化蕴涵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撒拉族语言内部规律的探讨和对其文化蕴涵的揭示，为我们打开了撒拉族民族心灵的窗口，使我们走进认识这个民族、熟悉这个民族，进而热爱这个民族的理性之路。与前者相比，不仅在内容方面要更为丰富，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在上篇部分又附录了一部分颇有价值的话语材料，为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方便。

如今，这部用心血凝结而成的精湛、丰厚的著作终于在有卓识远见、关心民族文化事业的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

能得以问世，实为可喜可庆之幸事！而且更重要的是，韩建业教授以自己的赤诚，又为撒拉族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一件公德无量的大好事。这不仅是因为首先能读到此书而感到荣幸，而且也是广大读者之幸，民族之大幸！

读完本书稿，受益匪浅，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 本书既具有学术著作的品格，又具有一定的普及性特点。从本书的整个框架来看，它是一部学术力作，涉及到了撒拉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词法、词汇的演变与发展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从文化的视角，在“下篇”里就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诸如风俗习惯、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对于专门从事撒拉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的价值，是值得一读的重要著作。本书在对问题的论述上，有简有详，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准确明白，在保持了著作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尽量地不用或少用那些艰涩的语言学专业术语，使一般读者也可以读懂。例如在描述 G、x、ɤ 三个小舌音的不同发音方法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它们的清浊之别和在词中出现的位置及其特点。对它们的变体也分别做了交代。明确提出 q 是 G 的有条件的变体，不起区别词义的作用，所以不能够构成独立的音位；ç 不能归入 K 的变体中，只能归入 x 的变体中，因为“现代撒拉语中舌根音不出现在词末或音节尾”；ɣ 不能归入 g 的变体中，只能归入 ɤ 的变体中，等等。这一部分论述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似乎不太那么重要，但对于从事撒拉语研究的

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家之言，具有学术探讨的性质。

(二)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的有组织的声音，就是语音。但从语音的发生来说，不但有生理的属性和物理的属性，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语音的社会功能。我们学习或者研究某一种语言，就会发现人们在言语中发出来的音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串的语流里，有的音反复出现，有的音则又十分相似，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不懂那种语言的人，只能听其音而不知其义，而懂得那种语言的人，却分辨得一清二楚，语音在语流中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敏感的，哪些音是重要的，如果发生了变化，就会影响语义的接受和理解，哪些音是不那么重要的，即使是发生了变化，也不影响对语义的理解。这就告诉我们，从音质角度来看，语言中的音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音的功能来看，却是有区别的。有的音在言语中的作用是重要的，有的则不那么重要。就是说，对于交际工具的语言来说，真正有价值的音是有限的。本书把撒拉语的语音按照音位学的原则，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元音音位有8个，辅音音位有26个。而语音的变化又与它的民族社会的变化相联系，反映民族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特点。本书在谈到借词音位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有趣的是，借词音位 ɣ ，对固有词的读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部分通汉语的撒拉人口语里，一方面在个别本族语词里，产生了 ɣ 和 ʃ 的对立，如 Uʃ （或 yʃ ）‘飞’和 Uɣ ‘三’相对立；另一方面固有词里音节末尾的 ʃ 可以

变读为 ʃ ，如 aʃ ‘饭’可读为 aʃ 、 GUʃ ‘鸟’可变读为 Guʃ ， aʃlax ‘粮食’，可以读为 aʃlax 。”在谈到元音特点时，作者又说：“由于汉藏等语言的长期影响，撒拉语中出现了以下几组复合元音：①以 i 元音起首的后响二合元音 ia 、 iU 、 io ；②以 U 元音起首的后响二合元音 Ua 、 Uo 、 Ue 、 Ui ；③以 y 元音起首的二合元音 ye 等。”这一段叙述给我们说明了语音的变化不仅是语音内部结构规则的相互制约和影响的结果，而且也受其社会变化的影响，它们的变化既有其自身内部规则，也有其外部的原因，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相互接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不能不从其语言的学习和研究入手。因为语言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沃土。因此，我们不能把语言仅仅理解为说话、写文章，轻视语言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三) 语言变化反映一个民族发展的状况。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词汇的变化，反映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水平。随着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科学文化的进步，语言中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词语，其中有的是在固有词汇的基础上重新组合构成的新词，有的则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借来的新词。不论是派生的新词，还是借来的新词，都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要求其语言用新的词语来记录和反映。词是语言组织中的基本单位，而词义则是词的内容，是对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客观对象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新词语的出现可以反映出民族社

会发展到某个阶段的历史特点，意味着某个新的文化情景或文化内涵被人们所认识，并以音义结合的语音形式巩固下来，贮存在语言这个“仓库”里面。本书所说的“在撒拉语词汇里，还保存着一些其他亲属语言里早已消失或不常用的较古的词和一些来源尚不清楚、与同语族其他亲属语言完全不同的特有词。”正是给我们说明了撒拉族社会的发展与同语族语言的其他诸民族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具有与同语族语言的诸民族文化差异的独特性。如“十个撒拉九个韩”的“韩”姓产生的历史渊源；在撒拉语里面仍然保留着一部分反映古老伊斯兰文化的词语和阿拉伯波斯语成分的特点。如“非日则”（ferize）、“拉玛斯”（lamas）、“班代提”（bandet）、“白俩”（阿拉伯语 belia）、“开凡”（波斯语 kefen）等，同时也吸收了不少汉语和藏语的词语。这一切都说明了撒拉族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我们研究撒拉族历史及其与汉、藏等其他兄弟民族关系发展历史的重要材料，也可以说是撒拉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总之，学习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不能仅仅看成是语言自身的问题，还应该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学习和研究它。特别是像无文字记录的撒拉族语言（据有关史料记载，撒拉族曾经使用过一种文字，即“土尔克文”），更是民族文化、历史的“活化石”，蕴涵着世代代永不衰竭的形式多样、思想内容深邃的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活态文化。要真正认识这个民族，必须首先认识她们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从理性上真正理解她，熟悉她，热爱她，

并为她去服务，去献身。最近，有人提出一种理论，叫做“弱势语言”论。此种理论是否科学、准确，我们姑妄听之，不必赘言。但是，作为一定民族精神创造活动的成果，一种精神文化财富，是没有“弱势”与不弱势的问题的，都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因为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部分，具有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活态文化资源，加以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努力弘扬其优秀的成分，为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进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光彩。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韩建业教授的这部新著，沟通了民族语言学圈内的和圈外的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使圈外的人不仅可以消除那些不曾理解的问题和疑惑，而且还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正因为如此，我十分快慰，欣然命笔作成此序，愿更多的人认识民族语言的重要，让更多的人熟悉撒拉族，热爱撒拉族人民，愿为撒拉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贾晞儒

写于西宁市湟水河畔

2002年3月5日

目 录

上篇

语言专论

- 引 言..... (3)
- 语 音..... (9)
- 词 汇 (41)
- 词 法 (61)
- 句 法..... (149)
- 词汇附录..... (181)
- 话语材料..... (188)

下篇

文化笔谈

- 传统文化..... (203)
- 地名透视..... (223)
- 姓氏趣谈..... (260)
- 文献研究..... (271)
- 民俗风情..... (311)
- 文学殿堂..... (338)
- 教育教学..... (363)
- 后 记 (408)

上 篇



语言考论

引 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共有 56 个民族。除回族、满族和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它少数民族语外，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其中操突厥语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裕固、乌兹别克和塔塔尔七个民族，他们分别操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新疆柯尔克孜语、东北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乌兹别克语、塔塔尔语、土瓦语等九种语言。主要集中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地区，少数分布在青海、甘肃两省境内，只有一少部分分布在东北黑龙江省富裕县，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总人口为 8587067 人，约占世界使用突厥语言人口总数的 9%，语言种数占 1/4 左右。

撒拉族自称“Salṯr”（撒勒尔），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民族自称和他族相称正式定名为“撒拉族”，源于西突厥乌古斯部撒鲁尔人，元时，阿克汗之子朮勒莽（Gara - maṯ）率部族从中亚东迁，经新疆、过肃州，最后定居在青海循化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新的成分，扩大民族主体，逐渐形成为一个

独立的民族——撒拉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撒拉族目前有 10 万余人，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隔黄河北邻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初麻乡及东部的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循化县撒拉族有 6.6 万人，占该县总人口的 62%，化隆县有撒拉族 9653 人，占该县人口的 9%，积石山县大河家乡有撒拉族 5400 余人，大部分是清朝同治以后从循化迁去的。此外，有一部分撒拉族人分布在青海省的西宁市、黄南、海西、海北、海南等州和甘肃省夏河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伊宁县等地。夏河县的撒拉人是辛亥革命前后自循化迁去的，散居在新疆的撒拉人大部分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河湟事变”后迁去的，有的是 1929 年随马仲英流落该地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也有陆续迁往该地定居的。迁离循化的撒拉族人民，在与当地各族人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相互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生活习俗和语言服饰等方面虽有不同程度的变易，但仍然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民族特性，他们对发祥地循化，在感情上和实际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善于经营园艺业。多信仰伊斯兰教。

撒拉语，本民族称“*tyrki SəZ*”，是撒拉族人民的主要交流工具，也是我国仅有的语言之一。根据柯尔什（*Ф·Е·КОРШ*）的分类意见，撒拉语包括在东部语组里，根据萨莫依洛维奇（*А·Н·Самойлович*）的分类法，撒拉语包括在东北部语组“d 方言”次语组现代语言内，马洛夫（*С·*

Е·МалоВ)运用萨莫依洛维奇的原则把撒拉语划入中部克普恰克——土库曼语组里,而巴斯卡柯夫(Н·А·Баскаков)则把撒拉语列入噶逻禄语组噶逻禄——花刺子模次语组现代维吾尔语的方言之内(这显然是错误的!),埃·捷尼舍夫(Э·ТеҺНшеВ)把撒拉语划入乌古斯——克普恰克语组内。这些分类法,是国外突厥语言学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分类原则提出来的,因而变化很大。我们认为,根据语言学原则和社会历史原则,撒拉语应属于突厥语族西匈语支的乌古斯语组,按形态结构分类,属于粘着语的类型,具有粘着语的共同特点,即词的构造和变化都靠在词干或词根的末尾加一定的附加成分来实现,并且每种附加成分都只表示一种具体的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

对撒拉语的调查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而且大都是一些国外探险家和人种学研究者。1892年俄国地理考察家波达宁到过撒拉族地区,记录了少量撒拉语原文材料和一些词汇及语句;1893—1894年先后有波加克乌、拉迪金和美国人洛克西里等也写到过撒拉族的历史和语言方面的一些材料。例如拉迪金从去麦加途中在比什凯克逗留的两名撒拉人那里记录了一些零散的语句和词汇。1919年,原苏联突厥语学家马洛夫在他第一次中国之行时,从语言学角度专门去撒拉族地区进行过调查。20世纪30年代以后,撒拉语才引起了国内学术研究和民族工作者的注意,报刊上出现了一些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具有代表性的是:1938年《政经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何宗仁所写《青海的撒拉族》和胡鉴明的《青海的撒拉族附考》,对撒